

國朝文錄續編

邁堂文集卷三

上高李稚陽欽之

讀戚武毅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有述

昔荀卿論兵謂齊之技擊不足以禦魏之勇士魏之勇士
不足以敵秦之銳卒秦之銳卒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桓
文之節制不足以當湯武之仁義夫以仁義行師三代後
不多見偶或稱之則如宋之襄公魏之陳餘適足貽人口
實若節制則人人不可少者也節制如竹之有節節節
之雖筍抽丈餘而不傾欹又如木之有幹幹上報節節上
生枝枝上生葉節節固之雖千花萬蕊而不紊亂無節制

則雖李廣才氣無雙而戰輒敗北有節制則以孔明將畧非其所長而司馬仲達亦不敢與戰府之大將稱郭李而郭戰有負時李則無不勝以光弼馭軍最嚴只一號令而旌旗壁壘皆變色也宋之大將稱韓岳而韓戰屢北岳則所向無前以岳飛治軍最整敵人每言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也明自中葉以後口橫於北倭熾於南當時名將亦有其人而敗者相繼惟戚武毅繼光與譚綸齊名兩面皆當無不著效其故何也則以武毅治兵紀律實實嚴明而又有恩信以固結之使士卒皆樂於從事有進無退故當時亦號爲戚家軍也今讀其紀效新書十八卷首爲東伍篇

以神貌擇人因人授器便捷者宜藤牌雄健者宜長牌狼
筭精敏者宜長鎗短兵哨官定哨長哨長擇隊長隊長于
選中兵中帶愿入隊兵十二名各填腰牌給之令各歸隊
凡行動立止俱照鴛鴦陣次序前後左右不許稍紊如此
選兵選中卽成隊伍卽有統束卽成軍容差者換者卽以
軍法連坐要立重信若古人徙木云者以後順手牽羊惟
我號令是聽矣其法長牌一面藤牌一面狼筭二把長鎗
四枝短兵二件火兵一名爲一隊四隊爲一哨虛其中哨
長居之四哨爲一營虛其中鳥銃火器哨官居之每前後
左右四哨爲一總把總居之一加旌旗立表則雖猷猷之

夫十萬之衆一鼓而就列矣束伍旣明卽當練習吾令故
次以號令篇耳只聽金鼓目只看旌幟夜看高招雙燈如
某色旗燈監起點動便是某營兵收拾聽候號頭行營出
戰不許聽人口說的言語擅起擅動各兵看各營把總的
旗把總看中軍的旗如擂鼓該進就是前面有水有火也
要前去如鳴金該退就是前面有金有銀也要退回大家
共作一個眼共作一個耳共作一個心有何賊不可滅功
不可立其陣法二牌平列居前狼筈各跟一牌以防拿牌
人後身長鎗每二枝分管一牌一笏短兵防長鎗進的老
了卽便殺上伍長執挨牌居前餘兵緊隨牌後挨牌手低

頭前進如已聞鼓聲而遲疑不進者卽以軍法斬首牌手
陣亡伍下兵通斬凡面所向謂之前用紅旗面所背謂之
後用黑旗左手所指謂之左用青旗右手所指謂之右用
白旗腳下所立謂之中用黃旗舉黃旗則是中軍欲變動
舉紅旗則是前軍欲變動舉白旗則是右營欲變動舉青
旗則是左營欲變動舉黑旗則是後營欲變動兵各面向
其方聽號令施行凡旗點向何方卽隨其所指向往旗不
定不止不伏不坐凡東伍旣完卽摘此令令兵熟記之耳
目旣一而心則未也於是東之以連坐賞罰以威其心故
軍法篇次之臨陣不許割賊首報功恐戰之緩也追賊不

許拾所遺物件恐其爲誘我也臨陣退縮許甲長割兵耳
隊長割甲長耳哨長割隊長耳把總割哨長耳回兵查無
耳者斬一人當先八人不救致令陣亡者斬一甲被圍二
甲不救一隊被圍本哨各隊不救致令陷失者皆斬其哨
長隊長其他連坐法甚多通如此類次以諭兵緊要禁令
篇又次以教官法令禁約篇皆以補前號令篇之遺者也
號令旣明賞罰已悉坐作進退當與攻殺擊刺同教而比
校不可無法恐其花法入而正法昧也故又次以比較篇
練習旣熟調遣所不免也故又次以行營篇凡軍行委巡
哨官生二員止宿委巡視官生二員差巡視旗十面但有

干犯軍令卽便指實呈明前哨官給與清道藍旗十面令旗一面凡遇大小事務俱要差人傳報中軍兵分數道臨發時務要會定記號軍臨賊境或林木異常各兵須嚴勒器械立定以待止宿如入人家或進城郭每隊先差火頭進城討取歇家回報中軍方傳令散隊安營巡視旗分哨巡邏生事之人如野外屯劄對壘列營則畫地以守於前樵蘇以繼於後夜防警襲晝結行陣其役也勞其事也險故說之尤詳大畧總以肅靜爲主遇號令傳下營陣起止之際耳只聽金鼓眼只看旗幟有喧嚷出聲者拿治不貸繼以揅練營陣旗鼓籥每層皆繪圖立說極其分明其出

也于教場發放畢中軍吹唢囉各起身一盪喇以必警二盪必齊官兵聽點鼓聲路廣則每哨四隊平行路狹則每哨挨隊依鴛鴦陣行至極前俱層層立定金鑼鼓止俟定又點鼓點旗前營正兵卽由正路以當賊之頭左營卽由左取路以出賊之右右營卽由右取路以當賊之左俱依大鴛鴦陣勢單隊雙行如有五營則以後哨急出伏于左右如欲俟賊來迎我我則伏兵出于前三枝之前里許之地如我欲殺入賊中則伏兵卽於我所進左右二枝大兵之後與交鋒之地相去不過半里伏之候前正兵將近賊一里之地急吹單擺開喇以將鼓急點前營正兵平平一

字開列以前哨爲第一層後哨爲第二層左哨爲左翼右哨爲右翼左哨奇兵以前哨出左路抄賊爲正兵後哨爲二層接應左哨爲左翼右哨爲右翼其右營奇兵亦照前營兵分于右通每一層爲平一字擺開路狹則擺小鴛鴦陣寬則擺大鴛鴦陣又分擺爲三才陣俱臨時變化其中軍兵一面在大軍後二三里之地據險剗老營候近賊百步之內中軍放銃一聲吹長聲喇叭爲號手在前打銃每長聲喇叭一聲打銃一層擂鼓卽止如喇叭聲連綿不止是要鳥鎗一齊放了也又近賊五十步外放起火一枝各射手放箭放弩放火箭畢吹天鷲聲喇叭擂鼓各兵奮勇

徑奔賊鋒怎是如何廝殺不許亂了鴛鴦陣隨離隨合務要牢記其平日所習陣法牌斧鎗刀之法遇時都如平日爭忿廝打一般不慌不忙殺進一層又殺一層殺死倭賊任從後兵斬殺當前者只管殺去任賊擲來金銀只是廝殺再不須顧第一層戰酣搥鼓少緩又搥鼓第二層急急衝過前層接戰前層少整隊伍鼓又少緩又搥鼓第一層衝過第二層之前接戰第二層少整隊伍兩翼兵一體間層依令進戰整隊與正兵同待左右俱合之際扮賊奔走屯巢之象鼓又少緩再吹擺隊伍喇叭各兵即將賊所奔之巢或山林之內卽時四面各整鴛鴦大陣圍住每遇門

路處以厚兵一哨官兵當之緊于門路要口鴛鴦陣立定以備併力衝出殺入不許輕動擅進恐中賊伏賊之統鋒死門皆在此處但以守定爲功其非門路之處各營哨分內信地之兵聽卽設計出奇從便攀登以與敵戰但責其取勝而已大捷旣畢據報無警各兵照舊圍攻聽中軍差親兵入圍內搜報平安聽摔鉞响各于腳下收成大隊再聽鉞响各哨爲一聚各營爲一大聚俱隨五方各該大旗下立定俱仍照原出戰大隊之規分前後層左右翼聽鳴金一聲各前一層退出間隊在後層之後鳴金二聲齊喝立定又聽鳴金二聲後層未過之兵間隊退過已退兵之

後又鳴金二聲齊喝一聲立定如此間隊依金退至中軍
大營放砲三個喊吶三聲鳴金大吹打得勝鼓各兵挨次
看旗頭收回作大四壘此五營出陣之說也若止四營則
以一營爲正兵二營分爲左右以第四營一半設伏一半
剗老營若止三營則以一營爲正兵一營分爲左右一營
中一半爲伏兵半爲老營若止二營則以一營中一半爲
正兵一半爲左右一營中一半爲伏兵一半爲老營若止
一營則以各哨分之雖只一個人亦可如此操習及如用
圖臨陣也刻舟求劍者豈足以語此繼之以出征起程在
途篇前哨先設塘報人馬每塘五名各以相望爲準每路

設二十四塘次領哨把總等官領人馬挨哨出城主將居中軍如一路行以前總居前次左總次中總中軍次右總次後總軍行則塘報亦行軍止則塘報亦止如前途稍寬則分爲二路或分爲三路四路而行如遇賊卽變爲方營待敵前哨有五方旗一副高招一副見林木開青旗阻水澤開黑旗遇兵馬開白旗山險開黃旗烟火開紅旗其高招如道可一路行立一面二路行立二面三路行立三面四路行立四面擡營行立五面後部挨次遞相傳聞凡塘報哨見賊急則磨紅旗緩則磨黃旗衆則磨青旗少則磨白旗無路可行則磨黑旗如賊自塘馬腰內突出我兵不

及下營者卽急下營近賊者不必抽間隊盡數備敵先用
銃平列打賊次挨排短兵出戰其無賊處一面照標撥人
應援一面安立釘排拒馬爲一字陣別部應發援兵者或
包水港溝渠若賊可望見者止守營不許遣接奇兵如賊
不見之處雖有險阻溝渠正我兵出奇必勝之利亦須相
險設智別渡精銳一二百人遶出不意必可取勝此上策
也次爲長兵短用說次爲藤牌總說次爲短兵長用說次
爲射法篇次爲拳經提要篇次爲布城諸器圖說次爲放
鳥銃法式及子母砲佛狼機式皆以精技藝利器用者也
次爲旌旗金鼓圖說篇皆圖繪分明各按方色次爲守哨

篇蓋爲各路探哨報警及守城號令與軍法者也末爲治水兵篇其說尤備而全書畢矣余考周官之制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卽隊哨營陣之法所從出茲特合伍爲什而以二牌當前二筦四長鎗二短兵隨後止則同止行則同行賞則同賞罰則同罰所以取象于鴛鴦也卽合四隊爲一哨四哨爲一隊其進止賞罰無不同卽變而爲三才五行八卦九宮其進退離合亦皆秩然而有條釐然而不紊也夫呼市人而使戰惟韓信能然當其入伍之初亦必有束之之法特史文不具耳否則置之水上將渙然散其背人自爲戰哉且其

所以多多益辦者以分數明也由伍而什由什而隊由隊而哨由哨而營由營而陣主將令偏裨偏裨令部曲部曲令哨隊哨隊令士卒節節制之以金鼓爲之節以旌旗爲之標分合進退千變萬化而號令總出于一而又利其器械精其技藝賞罰以鼓之哨探以先之臨陣則有進無退有死無生如此之兵得三千人即可取勝而無敗若加至十萬則橫行于天下而無敵矣韓信所云多多益辦者豈有他哉不過自束伍始耳然韓信之軍高帝能馳數騎入而奪之則以營陣尙疎不如如此之哨探明而營壘固矣此武毅所以爲名將而與譚綸並稱也然南北異地戰守異

宜車騎異用武毅嘉靖末在浙江爲叅將召義烏三千人
訓練之比及三年一軍特精新書所言者是也隆慶間在
薊門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宜則其地易而其
弊益重矣今以明史考之至鎮上疏謂薊州兵雖多亦少
其弊有七七害不除邊備曷修而又有士卒不練之失六
練而無益之弊四曷爲四弊一營之卒爲砲手者常十不
知五兵迭用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一也三軍之士各專
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今皆置不用二也弓矢之力不
強于寇而欲藉以制勝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
不適用適用則不美觀而今悉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

象水水隨地而制流兵隨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原廣
陌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
隘林薄翳翳邊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車戰近邊利馬戰
在邊外利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
嫻山戰林戰谷戰之道也惟浙兵能之願更予臣浙東殺
手砲手各三千再募西北壯士足馬軍五枝步軍一枝專
聽臣訓練軍中所需隨宜給取臣不勝至願朝議皆從之
又議立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輓戰則結方陳而馬步軍
處其中又製拒馬器體輕便利遇寇騎衝突寇至火器先
發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排列而前間以長鎗狼筈寇奔

則騎兵逐北又置輜重營隨其後而以南人爲選鋒入衛
兵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遂
寇諸邊今觀其練兵實紀九卷用束伍法以節制之與新
書同而其條欵則有異其言練伍法也第一選騎兵將投
募見在軍士人等次第喚入如一千先定千總一員令千
總選部下把總幾員驗中又令各把總選百總幾員驗中
又令百總選旗總三名先以一隊總自行揀兵十一名一
字立定主者與之辨驗堪否以有力伶俐者二名爲一伍
長二伍長充鳥銃手以鳥銃爲長兵仍習雙手刀爲短兵
以有力伶俐者二名爲第三第四充快鎗手各執長柄快

鎗爲長兵用柄代棍爲短兵以有殺氣者二名爲第五第
六充鑱鉞手以鑱鉞爲短兵以火箭爲長兵以有殺氣能
射者二名爲第七第八充刀棍手以刀棍爲短兵以射爲
長兵以有力習射者二名爲第九第十充大棒手以大棒
爲短兵以弓矢爲長兵以庸碌可役者一名充火兵聽隊
長管束此馬營左右二部也中部輕騎每司第一局俱銃
手爲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鉞手兼火箭爲第九十二局
三局俱殺手第一二三四俱弓矢腰刀第五六七八俱弓
矢鈎鎗第九十俱鑱鉞並火箭以上俱聽隊總管束先填
隊總牌次填籍貫年貌牌次填疤記武藝牌次填全隊姓

名于腰牌將牌送填清冊又喚一隊如此三隊畢卽喚一
總旗照此填完領于空地將隊伍擺個式樣一面卽付以
方色認旗一面執之以辨行伍三旗總俱完付與一百總
俱完卽命本把總領于空所擺開申明約束領回出示第
二日點名隨卽均給馬匹凡戰兵俱與以上等馬係火器
差使者與二等馬下等汰去不用每名三部雖同一體而
驍健伶俐好漢須歸各頭司卽暗寓選鋒法矣已又選步
兵以有力伶俐者二名爲一伍長二伍長各爲烏銃手兼
雙手長刀一把第一名在右第二名在左又二名爲長柄
快鎗手鎗柄卽代短棍以便撓骨柔者爲藤牌手力大貌

黑而粗猛者爲狼筅手年少有精神殺氣者爲鑱鉞手仍兼火器又一名爲火兵凡出戰于銃箭快鎗火箭放過之後牌爲一層筅爲二層鉞爲三層長刀爲四層鎗棍爲五層已又選車兵每營一百二十乘以二十四名爲一車分奇正二隊先令該管百總將車正隊長二人選到凡選車正必須伶俐知事有主張者隊長必有胆者于內先喚第一車正就衆軍中取二十名前來內選有力而稍伶俐者爲舵工又以有力伶俐者六名充佛狼機手以一二三三名在左管狼機一架以二四六三名在右管狼機一架又以力弱伶俐者二名管火箭與舵工車正共十名此正兵

隊也又于二十名之內仍選奇兵一隊將先選到隊長給
長桿鎗一根上用該色隊旗聽隊長自揀兵九名以年壯
伶俐有力者四人爲鳥銃手各給長倭刀一把在車內放
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選身中年少骨軟者
二人爲藤牌手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藤牌
又以有殺氣者充鑱鉞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
近用鑱鉞火兵爲第九名專管各隊炊飯此奇兵也又有
新製輕車利于遠出經過險隘有時用之已又選輜車計
輜重車八十乘每乘騾十頭鼓車一乘元戎車一乘各騾
四頭先選正兵一隊聽該車正將先已領過騾頭軍兵扯

出相識認八名先編車兵爲首驛兵八名與舵工爲九內以第一二三四五六名放佛狼機二架第七八名專管驛頭又選奇兵一隊各帶長短器械此車不用正箱不用門車俱是左右偏箱開營兩路而行遇賊合爲方營待戰並不移動若車騎併營除前門車八乘後門車八乘左右幫車各二乘不派騎兵外左右箱車每兩車一聯派騎兵一旗將旗兵旗總與兩車車正三人互相認識任是縱橫輪轉開合進退三人者不許相離車箱只是向外車正認定旗總但若相失必催相傍旗總專看二車正之車但若相失必催湊近廻轉湊合間只以騎就車不以車就騎如致

相離但責旗總其騎步車三軍俱有旗鼓俱有雜流各有
旗號各有什器各有神器各有馬柝篇中皆詳載之第二
卷練胆勇計四十二條不盡是說胆勇事而中間遵節制
一條最佳謂軍中惟有號令宋時敵稱岳忠武軍曰撼山
易撼岳家軍難夫軍士一人不過一百斤氣力如何比山
難撼試看用人拾巨石巨木萬萬斤木石用千數箇人便
能抬得來蓋數千人雖是力在各人身上而繩子扛子則
可均在衆人身上也如今操賞罰號令節制規矩連坐之
法都是抬木石的繩扛一樣人人號令重如性命死便就
死不敢違令死于賊手尙有優卹犯了軍法被殺望喪性

命又無前項恩典且與賊對敵固恐殺死却不想見他走了被他快馬趕來却也是死走在水裡不免淹死山上跳下不免跌死若將走了死的念頭向前與他廝殺殺他一個做好漢死也報了我的仇恨自然萬人一心萬心一力今日號令決要似岳爺爺軍又如大木大石用繩子扛子不拘千萬人同抬都要壓倒肩上斷不准如往年人各異心一如兒戲也卷三練耳目即新書耳只聽金鼓之聲目只看旌旗方色也卷四練手足謂技不是答應官府的公事是爾來當兵防身殺賊立功本身上貼骨的勾當爾武藝高決殺了賊爾武藝不如他他決殺了爾若不學武藝

是不要性命也想爾往日不學武藝不脩器械不着重鎧
見賊便走料定不用鎗刀皆因自來臨陣全無紀律以致
當先退後功罪難辨故人無戰心今連坐已定號令已明
進前退後都有一箇法子管着便是十萬人臨陣設有一
箇當前一箇退縮都查得出決照條內施行爾不學武藝
是與性命爲讐也思之思之於是有連坐賞罰例比校各
項武藝以九則分其校射也謂不在圖中以能扯硬弓射
重箭又去得平去得遠又多中中必深入爲超等其校火
器也謂凡鳥銃快鎗須各該管將領將銃通行選校以銃
口相同者各爲一旗置合口鉛子模範一箇鑄出鉛子磨

光逐箇秤驗是否正合各銃之口流入稍濇用棚杖送下
庶打出有力而正棚杖以堅直爲式火門以小爲式火繩
以乾爲式火藥以躁細性急爲式火繩點放一二根看其
緩急長短務合前式藥管以鋤之大小裝藥不多不少爲
式以及校團牌校腰刀校刀棍校大棍校戰隊下至摩旗
打鼓皆有法卷五練營陳一爲操馬兵二爲操步兵六爲
操車兵皆有條有理一覽了然卷五練營陳行營計十八
條野營計二十九條戰約計三十條行營十里一止整齊
一次凡遇軍不得方軌之地便少止俟探明賊情乃過但
過險必劄長營太平時劄方營必無徑行之理又必擇好

將一員嚴督後車專管營尾馬兵恃車爲險而車借馬兵爲前後拒若賊在百里之外長驅追賊遠近勢殊但置馬單車相配徑行不必防險不必下營必去賊六十里乃爾凡渡水先遣哨馬百十各執小旗於四遠高處架梁不動先以一哨割營于河岸據水然後依次照法渡之渡過一局一旗卽割成一局一旗之陳軍火器械整列完備如賊在面前就要戰殺一般然後鳴鑼坐息等候一局過完割成局營一司過完割成司營一部過完割成部營一營過完割成大營則一營方行如塘馬倏然報警卽不必渡各于兩岸候戰野營每日行至未時主將領前項各官同鄉

導馳高熟視擇地安營營定着探馬四高瞭望無事乃放
糲汲飲馬者發放如例收完若出多入少非被傷捕必係
逃走或暴病該營將官遣家丁夜不收出營覓之如出少
入多非係錯數必有虜回士民或夾來奸細該管便當挨
查一面馬兵將官撥遠探馬每面二十四匹爲四撥各帶燈
籠一箇起火三枝三眼鏡一門四面伏路諭令遇警尙緩
放火箭一枝銃一箇急則放三枝三箇戰須實戰往時場
操只用好看花法一切習成虛套及至臨陣全用不着今
教場內行一令舉一號立一旗排一陣操一技學一藝都
是臨時用的實事臨陣用不得的便不操器械不是臨

陣時實用的不做與爾領不是臨陣時實用舞打之法不使爾學但須用命用心向前勿逃走耳于是有連坐之法如一伍同退只殺伍長一隊同退只殺隊長一旗同退只殺旗總以上皆然所殺不過三五人似與衆人無干還可逃走不思此法一行便是百萬兵一時進前退後我也都有查考都退不得且如一部人齊退必殺千總千總見一部人退他決不退必被賊殺我便將他管下把總都殺了以償千總之命把總見千總不退恐陣亡了就該償命便是把總亦不敢退其他所管百總怕把總被殺償命就守着把總不敢退旗總見百總不去恐被殺償命亦不敢退

隊總怕賊殺了旗總官要償命也不敢退就護着旗總站住伍下軍恐賊殺了隊總其一伍軍都該死便都護着隊總站住如此不是我所殺止于陣亡的部下三五人便是百萬人也耍同心那個還敢輕先退走若一齊上前同力殺賊者頭自致有陣亡不坐以屬下償命之罪如有斬獲仍以功論而以首級先恤死者然後分與生者而又齊士心禁貪利治貪級戒銃手懲虛銃有不戰戰必勝矣至卷九練將二十六條則採六經之腴拔百家之粹精微廣大兼而有之而總歸到節制上去節制者何譬如竹之有節節節制之故雖虛拙數丈之筍而直立不屈夫節制工夫

始于士伍以至隊哨隊哨而至部曲部曲而至營陳營陳而
至大將一節相制一節節節分明毫不可千金鼓各有
所用音不相雜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人人
恪守甯使此身可弃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拚此節不可
不重視死爲易視令爲尊如此必收萬人一心之効必爲
堂堂無敵之師用之塞上則外摧強敵用之域中則內清
叛亂武豈不與文並重而同爲國家之保障哉末附儲練
登壇口授一卷乃鎮守薊門時面諭諸將而諸將錄之以
諭軍士者也先論薊門情形與山陝宜大不同以敵至此
必大舉而無零級可斬以塞責也次論諸將從前積弊只

是欺哄朝廷從不敢堂堂一戰次論戰必先圖勝算今弓馬皆不如敵而甲又疏散其何以戰令諸將各退思之以圖勝算次言今軍門號令異于往時須各改換心腸才可于死中求生次論邊牆難守必如今所建空心炮臺才行用次論誓幹實事不可一味唯唯而退有後言次日再升帳方暢言所製諸器有可戰可守之具又有五種方畧爲諸將所不敢明書者又論用大衆圍大敵須以全取勝不待交鋒而事已明以已有五種火器對他弓矢一種有鈚根等頂對他短刀一件又有車營對他衝馬也又論戰守之本全在此心要立志向如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取三

十六國彼亦是人我亦是人不可苟且以塞責也次日又論短兵所以不能接長兵之故不惜以身試之又論能使萬人爲一心之故只是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萬兵退走則斬將將敗死則斬兵一節一節互相瞻顧有欲走而不能走欲走而不敢走者其間威儀濟楚情致纏綿揮扇唱瓜情同朋友飲酒敘話樂比家人諸將于是曠若發蒙知有所恃而可以戰偏裨勉部曲部曲勉哨隊哨隊勉士卒舉數十年退縮偷安茫無把握之情樊一旦轉移于口舌之間而肺腸盡滌耳目皆通薊門軍容遂爲天下冠矣所以能坐鎮薊門一十六年不惟無嘉靖時

俺答圍都城之患而且晏然無邊塵之警也夫將才不同
有宜于北而不宜于南者有宜于南而不宜于北者又有
能盡其才與不能盡其才之患是在君與相知人之明督
與撫責任之專與否耳是時在內閣者爲徐階高拱張居
正爲督者爲譚綸居正以手札指授機宜洞中肯綮綸卽
此書所云軍門抱負己所深知者也內與外同心共濟不
惟無掣肘牽制之虞兼有發蹤指示之益故能盡其心力
不啻以身爲長城迨居正歿而言者踵至且謂不宜于北
而移之廣東矣然後人沿襲其制尙保數十年無事嗚呼
豈不偉哉今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平時雖有操練不

過沿襲故事演成虛文于實用全然無濟且徒恃礮火一切弓矢鎗刀團牌狼筈鐵鉞火箭鳥鎗諸器所云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者通不練習練亦不以束伍法節節制之側聞粵西土匪之變兵不用命見賊卽走所攜礮火望見賊影卽盡數放盡賊近身無寸鐵又無甲冑盡棄火器闐然而散有一戰而失去大小礮三百餘位者使得見武毅此書用其束伍法以選士卒用其連坐法以警將官而且金鼓響亮旌旆分明器械犀利耳盡能聞目盡能識手盡能持節節制之一毫不紊將百千萬人盡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烏致是哉然而欲練兵必先儲將欲儲將必爲立

師則此書又具言之矣今錄其文于後以備考爲議儲將
材事案照先准巡撫都御史劉手本爲照國家枕塞建都
聖謨深遠顧自嘉靖庚戌而後強敵侵陵殆無虛歲在九
邊皆然而薊鎮爲甚夫天下危注意將今固其時矣第世
冑之子率狃于純袴之習無復驚鷹闕虎之氣又或拔自
行伍之間足堪一劍之任而韜畧不諳終非全器今國家
三年一開科以弓馬策論別殿最定去留選士可謂精矣
而造士之法則未備屢奉詔令中外臣工得舉所知將材
又令廢閒將官類得甄錄用將亦旣廣矣而儲將之典則
未講近該本院調取所屬遵化等衛應襲舍人親臨演武

場聊一試之得年少精壯騎射嫻習者三百餘人竊欲將此輩羣之武庠擇立師長授以武經總要孫吳兵法六壬百將等書俾各習讀講解仍于騎射之外如矛盾戈鉞鉤弩礮石火攻車戰之法各隨所長分門析類各令精通俟其稍閒一試之或令之赴邊使習知山川之勢北敵之情或暫隨在營使熟識旌麾金鼓之節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効而又教之如此數年之後必有真材但事在謀始規條未定一切教養之方供膳之禮合行會議以便題請施行等因到府看得此議係本院作人儲材爲國爲民甚盛舉也但今可教之材未乏而乏師爲難歷觀古之能兵者

必有鬼谷子之師而後有孫臏之劍術必有韓擒虎之勇而後有李靖之兵法目今堪爲教將之師者果其誰歟必不得已姑開學館擇實心真志教習文行者爲養蒙師兼而取之俟其應讀諸書稍能講誦考其文行果可實用卽多選熟知武藝之人不拘行伍遊方之輩或爲藝師或爲藝友每學數人日夕教演不過三年諸藝俱通然後付各實用營中習教陣法搃法俟其習有成効然後總調一處考校之果爲精通又再付有事地方將領出征習臨陳真戰真法俟効而量才擢用其羣習一藝雖孔子亦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爲今之計先擇年力資幹相應者每道爲

一會俱附各道常住地方學宮之內列于儒生之後總聽學官提調另擇合格師長老成生儒曾歷邊方及遊將門者尤善有號房則于號房無則別求館舍以教之俟一年之後則介立三等以後每一季一考以所進等差爲賞罰每季月放假一次量給客費俟其考中一等者照依生員另給廩糧一石而客費與衆同者仍不廢焉若因調習不便聽其隨在肄籍讀書此不過虛應故事而已必不能有成何也彼分散諸庠孤陋寡聞一也不能便得許多合格之師二也督責未專三也至于提調一節歲必總之于撫院每年約日將所屬地方各道所屬教養官生盡數調赴

章程之儲之方如此其密則習之之効捷于影響矣于是復爲文以申言之曰將之于兵殆人身之有心乎心附于胸而本虛靈之體以酬酢萬變殆將附于法而本虛靈之運以指揮三軍者也心蔽于物將蔽于心一而已矣或者曰爲兵之將者材官也藝士也藝而材將職理矣使食使詐使愚可也子專以心言毋涉經生迂談乎戚子曰誠若是則文武爲二矣夫人無二身則文無二道材藝之美必有不二之心庶成其材苟有人焉以不二之心發于事業晝夜在公卽有一尺之材必盡一尺之用至于多材

之徒或工爲身謀或明習禮福用之自弘雖良平之智亦
明之術我何所賴故曰有將材而無將心具將也無將心
斯無將德將德靡而用其材此世之所以有驕將有逆臣
有矜怠之行有盈滿之禍有怏怏之色不能立功全名衛
國保家爲始終完器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
之命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夫以託孤寄命必曰君子孰謂
付以疆場之責授以太阿之柄而詐也愚也貪也而可使
之乎恭惟太祖高皇帝驅逐口元光復中夏北極沙漠南
窮瀚海無不賓服內而禁旅團營外而九邊海寓與武弁
襲授諸政悉屬司馬視文職之掌于冢宰事體相等凡此

皆所以蓄養武弁爲求將設如張大器于深淵冀無遺鱗而後已祖宗設立武科法制至今益備漸埒文場雖草莽元流咸許入試凡此皆所以搜羅材技爲求將設如布大羅于深林冀無遺羽而後已爲武弁者參養幾二百餘年而武弁不足以得將爲科目者已歷七十餘科而科目不足以得將中間寥寥有聞足爲邊疆輪力稱名偉者不過數人多出甄拔未聞素由參養科目之中僅有人焉方且恃兼傲物伐功上人求其始終無二心明義欲之辨純忠勁節無周公不足之觀者未見有人焉戚子嘗求其故矣嗚呼用非所養養非所用教之者異其施施之者不由于

所教口撻而求其楚不可得矣今之練將者如何戚子曰
無分于武弁也無分于草萊也無分于生儒也遴其有志
于武者羣督而理之首教以立身行己捍其外誘明其忠
義足以塞乎天地之間而聲色貨利足以爲人害以正其
心術其所先讀則孝經忠經語孟白文武經七書白文次
第記誦其所先講則孝經忠經語孟武經七書毋牽意解
不專句讀每一章務要身體神會其義庸有諸身乎其理
果得于心乎擬而研之研而擬之由恍惚而得由得而復
恍惚俟畢卽讀百將傳某如何而敗某如何而勝孰爲奸
詐孰爲仁義孰爲純臣孰爲利夫孰爲烈士孰爲逆臣某

如何而完全名節某如何而敗名喪家某何以死非其罪
某何以爲罔生幸免某能守經某能應變逐節比校以我
身爲彼身以今時爲彼時使我處此地當此事而何如可
俟其尙志既定仍復如前曉以禍福利害之數成仁取義
之道須心中有定主不爲害撓不爲禍惕無見于功無見
于罪常惺惺矣然後益之以春秋左傳資治通鑑以廣其
材及授之學庸大義使知心性之源頭源潔流清悟見鳶
魚常活潑矣又如醫者之于醫先習藥性脉訣醫方而後
晉之岐伯難經素問故得乎方而不拘乎方悟乎法而不
泥乎法于是爲純臣之性吉士之材矣然後晉之以雜習

器械行伍之務將之于桴鼓實用之間則將材成矣後又
附以練將膽練將藝正習訛練真將分將品練心氣七條
以及原軍禮等篇俱係名言與新書卷首或問三條皆宜
全讀有志之士能與製器諸說而並通之則本末精粗
無不具備可以將兵亦可以將將矣咸豐二年二月上高
李祖陶纂

孫子之書形而上者也戚氏之書形而下者也然形而
上者之道卽寓于形而下者之器之中倘兵無節制則
雖有權謀無所可用卽用亦不能成矣至於儲將之篇
精微廣大醕乎其醕則又爲孫子書補其腦矣讀者須

詳味之
祖陶再識

督學張小浦先生評曰人人共讀之書一經點竄遂如
李臨淮壁壘一新蓋先生留心當世之務凡所論著無
不洞悉機宜切中時弊此篇尤爲深切著明爲將帥者
皆宜熟讀也

卮言一則

咸豐二年予家居無事遊行至省聞人譚湖湘間兵事賊氛甚熾言人人殊時楚督爲新建程晴峰先生有問當如何自處及江西省宜預備與否者予謂晴峰釋褐以後自部員而至總督當督漕時剔除陋規聲名噪甚使得久於其任可繼清江楊勤恪公到今年踰七旬精力亦已衰矣當道光末年由雲貴移督南湖似當自陳衰老力請退閒如浙閩總督劉公當無不允卽適有震鄰之警萬萬不宜規避則當長慮卻顧大展方畧聘請老儒博古通今者以參謀議收召壯士翹關扛鼎者以爲爪牙申令提鎮參遊

各選麾下士卒之勇健者用戚繼光束伍之法以訓練之
節制分明器械犀利金鼓有節旗幟有章去歲適當警
即可鼓行而前與欽差大臣兩面夾擊不徒坐營自守
以老我師則此烏合之衆自可一朝勦滅何至粵西靡爛
轉而波及湖湘既入湖湘則士民商賈望風逃潰永州衡
州自難堅守師或左次理亦宜之猶張巡由雍邱而退守
睢陽也但長沙之守必須牢固外有救援當必無患倘或
不支則興城存亡知必有道以處此矣至於江西地方論
者以爲賊必不來將由洞庭東下長江或北溯漢水以向
宛洛則僕竊不以爲然夫江西爲魚米之鄉不惟自給兼

足資人倘如司馬錯伐蜀之策先取江西爲資則強而且
富有何不可況兵法乘虛有聲東而擊西者韓信明修棧
道暗渡陳倉鄧艾走陰平七百里無人之地皆其遺策此
時武昌岳州必有重兵堵禦倘賊探知江西無備命一旅
由索吉而來則臨瑞震驚南贛隔在上游南昌必至坐困
況穿江西之境由鄱湖以出大江其道尤逕倘直犯安慶
池和以下並皆風靡賊踞金陵以爲巢穴稍稍截阻淮揚
運道禍卽不勝言故審度地勢懸揣賊情江西誠不可不
先爲之備然爲備而但謀築省城而浚其濠尙爲下策夫
江西之地環列十有二郡贛州踞其上游九江爲之門戶

吉甌二郡貼近河南今贛州九江皆設重鎮素吉邊界亦皆調兵以守卡矣然承平之兵實不足以當賊而其騷擾反過於賊萬載盧翰坡太守之子近自桂林回來言粵西之兵全無技藝臨陣惟恃砲火遠見賊影卽將砲火放盡賊近則棄砲而逃周制軍雖手斬之而不能止且中鴉片之毒者多能披堅執銳者絕無其人粵兵如此湖兵可知而吾江之兵更可知無已則團練鄉人實爲古法然攷之於宋韓魏公之義勇王介甫之保甲皆有其名而無其實近人之說亦徒紛紛吾意省會之地當先選將以練兵爲五人十人之長必才力過於五人十人者爲百人千人之

長必才過於百人千人又有智計者練兵則悉照紀效新
書之法以精神力覲選人而分別授之以器出隊長以上
節節制之令士卒目皆識旌旗之色耳皆知金鼓之音分
合進退一惟上之所令而不敢少梗於省會練兵三千盡
成勁旅復擇其尤者分布各要郡要地令其以一教十以
十教百以百教千如此則不惟省會有兵各郡亦皆有兵
兵皆如父子兄弟之相依耳目手足之相習賊必聞風不
敢入境入境而亦有以待之矣但欲練兵必先供餉欲供
餉必先糾費欲糾費必先設局宜於省會立一總局稟知
大憲公請鄉大夫賢而有才者爲之主人賢而有文者爲

之輔佐而又旁羅俊乂或善謀畫或工書寫或負勇力或精技藝或善走集或工闕探並皆收而養之以爲吾用省局既定卽頒其式于各府府又頒其式于各邑郡邑有警省出銳師以援之賊或由蘄黃下至九江則省兵出鄱湖以截之于以紓

聖天子一隅之憂而並可爲東南數千里應援之助豈不美哉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若待臨旱而後掘井晚矣世有知道之君子必不以予言爲早計也東伍選兵之法其說綦長予別有述茲不具贅

涇縣包慎伯集中有鄉兵對一篇謂練鄉兵有七病一

恐藉民爲兵糧難繼給二恐揀閱鈍弱罰不可勝三恐
強梁之徒欺凌爭鬥四恐率長恃衆挾制官長五恐奸
民煽之或至不測六恐鹵莽撥調遇敵則潰七恐事靖
當罷人無所歸欲去七病而收其功須用已說其說謂
州縣親民之官須減從下鄉喚集各鄉知事衿耆賜坐
與食面諭以盜賊之害團結之利使鄉民曉然共信官
長籌備保全而無調遣陣鬥之患其法于巡鄉時一面
給門牌查戶口以二十五丁爲一甲立其素爲民所服
者爲甲長甲冊成乃議派兵古法三丁抽一今州縣十
六以上五十以下之丁壯常過十萬五而派之邑可得

二萬人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置長揀甲首點充兼督教閱不附兵額憂患相卹善惡相保坊郭工商一律編派兵法四兩爲卒鄉兵恐人多難制故相卹相保至兩而止二兩立一師擇兵之能者或武生及邑之有材技者充當優給餼食教以技仗部位貧富必均其役不入伍而願學者聽古富者出錢貧者出力之說斷不可用其有好義願輸兵需者從優獎勵不願者勿强各兩彙冊呈令令據總冊割爲幾鄉鄉各千餘人各度曠地爲演武場每季就閱其輸派應閱之人兩長呈單備點師名填于兩冊之端閱時不精技仗坐師不遵約束坐長

優等多者師與長有賞閱法比營法賞加厚罰差薄行之必信其兇橫滋事者兩長白于閱時按律重懲間有拔衆之能數閱後卽申請褒異拔于營標收用以明收材拔之益陰除驚悍之害閱畢照文課例標示優等于鄉蓋兵有常數而無常人則無逃籍與無事而食之患而有人皆習兵兵皆可用之效令閱兩載之後守于仲冬就縣一閱賞罰如縣縣閱于鄉甲日發乙鄉牌乙日發丙鄉牌府閱于縣間一日離城遠者往來不過三日公堂發飯食餞二百四十文每里所需歲不過三十于文捐公自辦不經吏手勸諭應不甚難也夫家結爲伍

伍結爲兩比戶相爲保卹雖無賴羣橫所向而皆遇其
敵流匪聞風勢必遠竄來則人自爲戰據險拒之易易
耳包說如此與戚說不同蓋戚之法精練官兵以破滅
寇盜者也故用束伍之法以嚴其節制包之說團結鄉
勇以保全地方者也故用保卹之情以密爲之聯絡節
制者將軍督撫之事保卹者郡守州縣之事合兩法而
用之天下可幸無事矣予故節錄之以備用

祖陶自識

讀李申耆先生養一齋文稿書後

常州多奇傑之士而武進一縣以古文名家者尤多明代
唐荆川先生四庫書目稱其文爲一代大宗予已錄於
金元明十家之中矣康熙朝邵子湘之青門集予錄於文
錄初編嘉慶朝惲子居之大雲山房集予另錄爲國朝
十家之殿而趙慎旃之忠毅公集楊農先之孟隣堂集洪
稚存之更生齋集陸祁孫之崇百藥齋集亦次第錄其文
於續編可謂盛矣乃今更得李申耆先生之養一齋集先
生嘉慶乙丑進士予弱冠時讀其會墨心異之以爲此必
亮拔不羣之士後與吾郡朱尙齋太守晤談歷數同輩中

能古文者申耆與焉予益嚮往之而文究未之見也今歲
至皖於吾友惕夫座上得見其門生楊君子衡子衡攜有
李申耆文集予亟借閱見其博極羣書自象緯輿圖農田
水利以逮聲音文字律呂算數金石刻畫無不精究而憊
憊人心世道壹以程朱之旨爲歸與近世考据家迥別故
其知鳳臺縣也視民事如家事所經營圖度者皆可大可
久之模其主暨陽書院講也視門弟子如家人所訓迪表
章者皆有體有用之學且性情恬淡不尙囂譁當安徽修
通志陶文毅公兩聘請之不就及移節兩江又欲延主會
城書院而亦不就也可以謂之真隱者矣其於文也不立

閒架不尙腔拍惟據所見而直達之意盡卽止不好爲推
波助瀾以自展拓然偶有感觸亦復深入無際曠乎無垠
於傳誌祭文情事尤能曲盡非謹守邊幅局促如轅下駒
者比也惟謂學古文須宗兩漢不當宗唐宋又謂宗兩漢
非從駢體入不可則好爲異論蒙竊不以爲然夫兩漢唐
宋文體之異夫人而知之也宗唐宋不如宗秦漢亦夫人
而能言之也然吾見昔之宗秦漢者矣李獻吉叢譏於前
朱梅涯痛悔於後其他舉鼎而臍絕登城而身顛學邯鄲
步而失其故者尤不可勝數也又見昔之宗唐宋者矣金
之元遺山元之姚牧菴虞道園明之王陽明唐荆川其力

足引星辰而下其才能決江海而東雜之西漢諸公間無
媿色其他學韓學柳學歐曾蘇王而能自成家者尤不知
凡幾也安見宗兩漢是而宗唐宋非也且兩漢之文之所
以衰六朝之偶儷爲之也唐宋大家之何以起衰以其掃
除浮艷盡去陳言雖閒有偶儷之詞仍鼓行於大氣之中
而不覺也是以欲宗秦漢必以唐宋大家爲階梯今乃曰
必用駢體入不猶謂解醒當以酒乎近世爲古文者無唐
宋大家之才之學而第法其文於是矜鍊之子得其一字
一句而遂以爲韓柳描摹之手得其一轉一折而遂以爲
歐曾鹵莽之夫得其一縱一橫而遂以爲蘇氏誠有如申

者所譏輕淺浮薄稍可上口便是標異者故別白言之曰
宜宗兩漢不知彼以爲時文之伎倆而爲古文讀書不能
破萬卷論世不能定千古行文卽安能馳騁縱橫包掃一
切此非宗唐宋之過宗唐宋而非其人之過也使進而宗
兩漢益如跛人之難以上天矣且兩漢文體正復不同西
漢自太史公以迄賈董匡劉皆用本色卽相如子雲爲詞
賦巨手而間爲散文亦純以神行不尙偶儷東京則華靡
矣中惟仲長統昌言高視濶步爲唐宋諸大家胚胎其他
琢句雕章意澀詞滯尙不及三國兩晉猶有清省之文今
不曰宗西漢而曰宗兩漢已欠分明且萬物先有奇而後

有偶萬象先有質而後有文今日必由駢體人則倒行而
逆施矣申耆亦知其說之不可通也遂以司馬公之答任
安書諸葛武侯之出師表皆入之所選駢體文鈔之中且
謂秦漢諸子皆駢體人其肯信之而從之乎夫秦漢之前
爲周周末之文有左氏傳爲序事文之祖有戰國策爲議
論文之祖其他公羊穀梁及莊子列子皆絕世佳文而
荀子尤正今皆不以爲宗而第舉老子管子韓非子且老子
管子韓非子之書各成一格不知何所見而自爲駢體若
以中有偶句而遂駢之則六經自春秋外無不可爲駢體
之權輿矣有是理乎昔惲子居慨近世文集之弊欲以諸

予救之劉孟塗并議唐宋大家之失而欲以六朝補之夫
以諸子救文集是爲以簡易繁以深救淺以奇換庸誠爲
對症之藥然不從道理真實處爭而從字句古奧上爭已
爲不揣其本若以六朝補八家則是以丈夫而戴珠翠以
焚鼎而塗丹粉以雅樂而雜倡優不令人見之而嘔避之
而走乎申者文高者雅健雄深的真西漢苗裔次亦無核
葉語可爲子居之亞中間雜以駢體文數篇似嘗編爲外
集而非以此擅長者也惟謂宗兩漢須從駢體入倡異說
以疑悞後人必至如龜茲王所云驢非驢馬非馬者失有
甚於孟塗故特糾之世有以予爲好辨者予亦不敢辭也

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創一時之豪傑使陳同甫生于今日亦當斂衽避之

靳文襄公治河事狀

靳文襄公一代才臣其治河也於大敝極壞之後人所嘆
爲束手無策者公竭其心思才力爲之全體通籌畫分次
第驅策材力節省錢糧卒能功比平成黃淮皆行於地中
而運道亦處處通利蓋用過

聖祖仁皇帝聖明之委任之專而信之篤得錢塘陳天一
忠義之友佐之力而助之殷也顧其治績見他書者新城
王文簡公所爲纂誌詳於前而畧於後海鹽朱侍郎方增
所輯事錄又詳於後而畧於前今讀其奏疏八卷自始迄
終大計深籌約畧皆具顧猶有不能盡者在安徽巡撫任

內所上溝田之疏今不見於集中豈以不關治水故不存歟而集中不關治水之疏存之頗多未附錢糧驛站等疏在安徽者又何以備載也又有繫其前後者如治海口之疏當在治下河之前開中河之疏又當在治海口之前此由原疏之尾皆不記其年月故編次時大體雖順而不免小有參差也奉到之 旨并部議准駁每篇亦不註明遂令讀者猝難了了此皆輯文者之失今檢朱錄王誌通爲讀之而節其疏之專言治水者而爲之狀固具見公之大計深籌可爲百代治河者之圭臬而又深原其不得已之苦心故其後有輾轉難安之處并惜其有未盡之遠志故

至今猶遺不可解之憂也蓋公之受命治河也在康熙十
六年時三藩之禍方殷國家全副精神方治兵治餉之
不暇何暇治河然河自歸仁堤決口之後洪湖諸水俱出
決口侵淮南不入黃刷沙以致黃水反從小河口白洋河
二處逆灌渟沙處處淤成陸地重以連年大水黃淮並漲
黃漲而王家營二鋪口邢家口等處沖潰淮漲而古溝翟
壩等處沖潰王家營等處沖潰之後黃水因漫者多而由
雲梯關入海者少古溝等處沖潰之後淮水由高寶諸湖
直射運河沖決清水塘下淤高江等七州縣民田者多而
赴清口會黃入海者少河淮俱從他處分洩不復并力刷

沙以致流緩沙停海口積壅日漸淤高海口淤而雲梯關亦淤雲梯關淤而清江浦清口亦淤矣迨至康熙十五年各處又復大水黃淮並溢益復魚潰肉爛決口至不可勝數則河又不可不治且不可不及時而急治公於是博咨廣詢通盤籌算畫爲八疏同時並進第一疏謂治河必自下流始先宜挑清江浦以下歷雲梯關至海口一帶河身之士以築兩岸之堤謂築堤堵決用水刷沙雖爲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久之不同三年以外之新淤外雖板土而其中淤泥未乾衝刷最易五年以前之久淤其間淤泥已乾與板沙結成一由衝刷較難故必須設法疏

濬也查清江浦以下河身原濶至二里至四五里者今則止寬一二十丈原深二三丈至五六丈者今則止深數尺當日之大深寬河今皆淤成陸地已經十年矣如不從萬全立議而貿貿以治新淤之法治之恐決口盡堵黃淮齊下之際因河身淺窄一時衝刷不開又生他變今臣擬於河身兩旁離水三丈之處各挑引河一道面濶八丈底濶二丈深一丈二尺以待黃淮下注并力攻沙順流之中洗不多時即可盡行刷去將舊有并新鑿之河合而爲一矣兩旁既各挑深一丈二尺則中央河心自可刷至一丈之外河至深二丈寬四十丈便不窄淺從此日洗日刷日深

日寬自可免意外之變而漸復當時之舊矣其所濬丈尺
計每一丈掘土六十方卽以之挑築兩岸之堤堤底濶七
丈面濶三丈高一丈二尺每丈亦用土六十方南岸白洋
河至雲梯關約長三百三十里北岸自清河縣至雲梯關
約長一百里以每里一百八十丈計之共約長九萬五千
四百丈每丈用土六十方計共用土五百七十二萬四千
方離堤三十丈之內不許取土三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
一方用夫三工一百二十丈以外取土者每土一方用夫
四工二百四十丈以外者每土一方用夫五工每工給銀
四分通共需銀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兩四錢又自雲梯

關外至海口尙有百里之遙除近海二十里潮大土濕之處無容置議外其餘八十里之河身情形俱與雲梯關內無異亦宜量加挑濬以導之量築堤以束之高厚比關內畧減計需銀一十五萬五百九十兩二共需夫二千四百七十餘萬工限二百日完工每日需夫十二萬三千有奇廣爲雇募遴選能幹之員管理又需盡行文驗以釐之立勸懲之法以鼓舞之也其第二疏則謂下流雖治而上流有淤墊之處亦宜及早疏通查洪澤湖下流自高家堰以西至清口約長二十里原係汪洋巨浸爲全淮會黃之所自淮流東決黃水倒灌之後將此一帶湖身漸漸淤成平

陸須倣照挑浚清江浦以下河身之意於小河兩旁離水
三十丈之地各挑引水河一道得其分頭沖洗庶可漸漸
刷開其必離河身二十丈者以此係三年以內之新淤也
其所挑引水河應面寬六丈底寬三丈深五尺每淤地一
丈掘土二十方共需銀一萬七千三百八十兩其第三疏
則謂淮河之下流既疏水可直行而會黃刷沙矣但臨湖
一帶堤岸無不殘缺堪虞若竟堵缺口而不先築殘堤則
水將尋隙奔潰勢必堵者方堵而決者又決此幫修堤岸
又斷不容緩者也然石工板工費用浩大不如堤下築坦
坦平坡則雖遇大水而不致沖塌蓋水性至柔而乘風則

剛板工石江率皆陡峻故怒濤撞激易於崩沖若遇坦坡則水之來也不過平漫而上其退也不過順縮而下水無怒激之勢自無崩沖之虞今欲費省工堅惟有幫修坦坡其法於堤外近湖之處挑土幫築每堤高一尺應築坦坡五尺堤高一丈應築坦坡五丈卽有舊存樁木亦聽其埋於土內以爲堤骨一律夯斡務期堅實密布草根草子於其上俟其長茂則土益堅坦坡無虞本堤萬全高家堰一帶石工亦宜照此幫築坦坡將石工并埋土內更爲至堅至實之著也第四疏謂殘堤旣加擱高厚則築古溝翟壩一帶之堤并堵塞黃淮各處之缺口可次第施工矣但仍

循例用埽則費用浩繁且不可以經久臣思克水者土也
當求築土禦水之法除鑲邊裹頭及急欲閉合龍門必須
用埽外其餘一切工程俱宜密下排椿多加板纜用蒲包
裹土麻繩網紮而填之較之用埽可省費一半而堅固耐
久比埽又迥不同今擬將前項工程改下埽爲包土仍築
坦坡制水不過費銀三十萬兩較原估可節省銀四十萬
也第五疏則挑運河自清口至清水潭共長二百三十里
向因黃水內灌將河底淤墊甚高糧船亦被梗阻今擬督
集人夫將運河大爲挑濬面寬十一丈底寬三丈深一丈
二尺每丈挑土八十四方挑起之士俱令傾於東西兩堤

之外更加夯杵西堤築爲坦坡東堤加倍堅厚每土一方
用夫三工計共用夫一千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工限三百
日完工每日用夫三萬四千七百七十六工每工給銀四
分共需銀四十一萬七千三百一十二兩至於堵塞高江
二州縣之清水潭大潭灣等決口六處則俟翟家壩至武
墩一帶決口盡行堵塞黃淮合流從故道之後下椿包土
相機填塞可也第六疏籌畫錢糧謂臣審勢揆情減築堤
浚河之丈尺并條議坦坡制水下椿包土等法以代石埽
等工尙實需銀二百一十四萬八千餘兩當此無項可撥
之時謬擬設處錢糧之計一則議令淮揚被淹田畝補納

修河之費上則田一畝納銀三錢中則田二錢下則田一錢約可得銀一百六七十萬一則運河經通之貨物宜令加納剝淺之費收至一年卽行停止約可得銀一二十萬一則開廣武生納監之例令武生納銀一百六十兩准與文生一體入文場應試大約可得銀一二十萬但此項銀兩俱在河工告成之後方可收納此時應急應令直隸江南浙江山東江西湖北各州縣俱預徵康熙二十年正雜錢糧十分之一約可得銀一百萬兩請飭督撫諸臣嚴飭各省藩司先將見存庫銀照預徵之數墊解臣衙門濟用俟河工告成之後如數補還如比一轉移間不費公帑而

大工可刻期興舉矣第七疏謂錢糧既已措處自應尅期興工惟是大工興舉之日協理必須多員而大工告成之後保護尤資羣力與夫事司兼攝者則冗員須裁權宜歸一者則職守應併請將南河中河南分司裁去其該管各務量其地形事勢分歸淮徐淮揚兩道兼理淮安府有同知八員今宜裁去三員而地方官有民社之責者亦不宜視河務爲餘事請自今以後凡河防衝決之事不論 欽工民工俱倣照盜案之例將該管之道府廳州縣佐雜等官一併照例顯叅議處如有諱決者照諱盜例處分如此庶人人知警竊繆於未雨之先而河道之沖決自少卽有

沖決亦易於修治不至蔓延滋害如今日之甚也至見議大工如果刻期興舉則必須多選能員分任以事然非臣所素知及歷試親見確有才能久堪任用者亦不敢濫任貽誤伏乞 皇上俯念河道關係重大允臣所謂將見任江南太平府同知劉浦引等十四員准臣馳檄調取勒限來工各畀事權授以機宜共襄大務所修工程如果合式堅固將調取之大小各官無論是正途與否俱作正途照依原任應陞之例加二級從優議敘其該管河廳正雜等官分領自修之工如遵期完竣如式堅固亦照調取各官從優議敘第八疏則謂河工告成而不立法以期久遠恐

數年之後茲弊滋生臣到任以來細加體訪知堤岸衝決
之由官吏夫役均有罪焉官之罪二一則修員闕茸不知
河道爲何物一則利於多事希圖侵蝕故薄者不填而疎
者不補民之罪有三或與近堤之人有仇而盜決以渰之
或因已田乾旱而盜決以溉之至於周橋茲民知商販畏
淮關之稅重而樂於趨其地也於是盜決以俟之若夫役
之罪則總在利於動而不利於靜樂於有事而苦於無事
是以百計陰壞之耳臣再四思維欲圖將來久遠之計莫
若多設專心保全河道之人則設兵以守使之知利之當
趨而害之當避誠不易之策也今旣大費財力高築堅堤

須按里設兵使之住於堤上逐日看守并將疏濬修築事宜一切責成之外河自雲梯關而下至於海口每堤一里必須設兵六名每名管堤三十丈堤根栽柳務活堤旁蓄草務茂堤內則乘暇添土逐漸幫寬每二里半建一墩令十五兵居於墩側每墩給浚船一隻各繫鉄掃帚二個於船尾繫繩以五丈爲度每月之初一十一二十一日兩岸墩兵一齊各乘浚船或挂帆或鼓棹下鉄掃帚於水底溯流刷沙往來上下令五丈之繩不能到底而懸鉄掃帚於水中方止兩岸共堤一百六十里設兵九百六十名給浚船六十四隻各分汎地而責成之自雲梯關而上南岸至

清江北岸至清河縣各長二百里每里設兵三名每名管堤六十丈浚船繫鐵掃帚以四丈爲度自清河至宿遷縣兩岸各長二百里每里亦設兵三名浚船繫繩以三丈五尺爲度自宿遷縣至徐州兩岸各長三百里每里設兵二名浚船繫繩以三丈爲度內河自清口至翟壩共長一萬八千丈應共設兵四百名每名管堤四十丈運河由清口至邵伯鎮約長三百三十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名管堤九十丈通共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所需銀米應將淮揚徐三府州屬額設之堰募堤淺等夫查明全裁卽以夫工充此兵餉加以賞罰而勸懲之則保全河道之人多而陰謀

廢壞之徒無可逞其計矣以上八疏奉 旨交大臣確議

具奏廷議謂人夫遠派五省恐不肖官吏借端擾民請

勅其酌量設法就近募夫於是請用僦車代夫約可省夫
一半并原限二百日告成者改限爲四百日完工則前擬
每日用夫十二萬人今止須用夫三萬并車三萬輛足矣
惟是車輛等項一切俱不派民盡屬官買則其間料理之
煩更多數倍必將第七疏內所議守堤官兵預爲設立責
令照管夫車率看夯杵又兩岸遙堤固屬必需而縷堤尤
不可少蓋河流急則沙行緩則沙墊而河身狹則流急寬
則流緩今莫妙於築縷堤以束水而以遙堤并加格堤防

冲决使守堤人等盡力防護縷堤設或大水異漲有冲决亦至遙堤格堤而止不至奪河走溜請將原估築遙堤之士六十方分築遙縷二堤并量增格堤縷堤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六尺一丈用土二十四方遙堤頂亦寬二丈底亦寬六丈高八尺一丈用土三十二方較之原估每丈餘土四方卽以所餘之土再築頂寬二丈底寬六丈高五尺之格堤均令守堤人夫加意防護并將各堤逐年加增務極高厚可也南岸自白洋河以上至徐州北岸自清河縣以上至徐州縷堤格堤俱照此式辦理而高厚各別此於原所呈第一疏爲有變通矣其他洪澤湖下流至清口一

帶原議河身兩旁各築引水河一道及原議高家堰一帶
可改築坦坡原議各處決口不復砌石工板工惟下埽與
包土并用原議大挑運河并幫堤岸廷議以爲因兵餉緊
急大修既議暫停此第二疏第三疏第四疏第五疏所擬
工程俱無庸議者文襄俱遵奉 勅諭堅持如前卽第七
疏請調河員以供大修廷議有允者有稱無庸議者文襄
亦分別言之而於優定議敘嚴立處分一層言之尤賜以
爲黃運兩河無時不修無歲不壞流弊至今極難補救乃
以微臣庸劣之才膺茲艱鉅之任不啻以蚊負山祇以
君恩深重不敢不勉竭駑駘用是博訪廣諮謬陳修治之

計然而工程浩遠料理艱難不得不將臣所知所見之
列名題請惟是此等官員之中除柳天正原係廢員外餘
者或係見任或係候補因其賢能而調取來工使之或離
其見在之城郭而處於泥淖之中或離其見在之望家而
日與夫役爲伍或離其乘輿張蓋之榮而奔走於荆榛草
莽之下尤且日費無資車馬自備直待胼胝辛勤工程告
竣後方得回任或赴補或歸家若稍不合式更有嚴叅重
處之虞其舍易就難舍利就害至於如此苟不預定優陞
之典使知後有可至之途踴躍爭先一官倡率於前千夫
効命於後又安望其事之克濟成此莫大之功也伏念

皇上俯念運道民生關係至重此等極大工程與尋常築堤堵決者不同將監理分管各官准照微臣前疏題請之例凡監理分管各官所築堤工處處堅固經該管廳印河官出具甘結道府驗實加結申送臣衙門親勘無異者俱准照伊原任應升之缺加二級從優卽陞原非正途者俱作正途一體陞遷至於分管所屬堤工有一處夯杵不堅盛水卽漏并有一處不豐滿合式者降一級調用兩處不如式者降二級調用三處不如式者革職監理官所轄分管官有因築堤不堅固合式一員議處者罰俸一年二員議處者降一級調用三員議處者降二級調用四員議處

者將監理官革職如此則功罪昭明賢者益奮而不肖者知勉工程堅固而無關聿貽誤之譏矣夫人臣之肩任大事也莫患乎見之不明而籌之不周見之不明是以冥冥決事事固未有不愆者明矣而籌之不周則臨事展轉支吾亦必不能刻期告成不愆於素明矣盡矣而或因人之多言而遷就其說或因上之不准而不爲力爭則守之不定持之不堅功亦必敗於垂成弛於末路至於事非一手一足之烈而必合羣策羣力以圖之倘非厚賞以誘之於前重罰以驅之於後未有不悠忽從事祇期塗飾目前而不計經歷久遠者今觀文襄公前所上之八疏始終本末

無彙無遺後所上之七疏守正從宜不阿不執而於計功課績之際尤必力爲申說不避嫌疑嚴立章程一如軍家之令之不稍假易此其所以能於大做極壞之後以人力而與天爭卒致水行地中民免其魚而運道亦極通利也所可惜者兵事未靖帑藏空虛廷議奏停大修則不過補做救偏爲苟且一時之計而清江浦以下之河身不暇挑濬矣夫治水必從下流始以下流暢洩上流始可暢消也今河身如故則如胸有痞積飲食自不敢多進故歸仁堤亦遲遲而不敢修以修則水無所歸必仍泛濫四溢倘遇伏秋盛漲南岸遙堤必仍有潰決之事也其後淮動正項

錢糧令其大修可以行第一疏所陳挑濬之事矣然見其
錢糧出於正項遂未免有慎重錢糧之意而力圖節省於
是原議遠取土方本爲深挑河身起見者今俱改爲附近
取土而置河身於不理矣原議挑引河兩道以待黃淮下
注合力攻沙者今改用鐵掃帚五百枚揭沙以爲似乎有
濟且較挑河之費所省實多矣然而此法行之功成之後
使不停沙則有餘行之方治之初責以浚深則不足觀築
壩挑河疏內所稱揚家莊以下至清河縣境一帶河身向
有茶鹽城古城劉真君廟基蔣溝腰鋪等處淺工數處每
至隆冬卽便淺澁雖設法疏濬他處業已深通惟此數處

不能見效卽以今年異常大水亦未刷開想緣河道變遷已非一日此等去處其下非是純淤卽屬岡土若聽其自然則大溜不能急下必須乘此冬盡水涸之時將此淺工數處逐段挑深庶上流每進一堵下流多刷一分也愚意清口以下之河身長至二三百里河道變遷自金元以至今日已閱五六百年純淤岡土之淺工必尙不止揚家莊數處賈誼所謂鼃脾之處非斤卽斧者而欲恃區區之掃帚浚河至二三四丈之深操約望奢其事必不能就不能就而又不能改仍用挑爲救敗之着遂不得不設減水壩矣夫減水之設以其大水泛濫堤上往往過水也旣於堤

上加高數尺矣而遇異常大水仍復泛濫甚至蕭家渡等處竟至奪溜因不得已而有減水壩之設其建於蕭碭徐三州縣之地者有五壩建於宿遷桃源清河等縣地方者有八壩已而高堰等處亦復設壩其減下之水在黃河北岸者並有小河引之入海或仍入黃而在黃河南岸及高堰洩下之水則散漫於高寶諸湖而下河七州縣長在水申矣使挑濬河身深通至三四五丈則下流可容上流自不致決上流不決則減壩可以不開減壩不開則不惟下流可保田疇而聚河水以攻沙河身與海口愈益深通矣然當日不用挑而改用浚者祇因慎重錢糧不敢多用其

不敢多用之故又因兵事未靖欲留餘餉以濟大軍且
聖明在上不肯用第七疏權宜之計尤不敢不仰承其意
而與之爭此公不得已之苦心後之人當讀其書以原之
而不當泥其迹而咎之者也公之恭報合龍疏也謂淮河
東岸上自盱眙縣之翟家壩下至山陽縣之周家閘計程
二十五里乃淮揚運河上游之門戶山鹽江高寶興泰七
州縣民生之關鍵也當黃河未經南徙之時淮流安瀾直
下此等處原係高阜未聞患水迨黃河南徙奪淮入海清
口以下三百餘里之間淮爲黃併水勢十倍於昔夫水行
循道止此河漕也下流旣爲客水所襲泛濫滔天矣則其

上游本等之流勢不能涓涓暢注於是壅遏四漫而此二十五里之間每被滄沒并山陽高郵寶應江都四州縣低窪之區盡成澤國者蓋六百年於此矣故明萬厯初河道廢壞雖不若今日之甚而清口淤高堰決與今日情形大畧相似彼時河臣潘季馴築堤堵決束水歸漕治效班班可考然此二十五里之地面不議加高者蓋明朝祖陵在泗居淮水之西故停河東之障以爲洩水之區也殊不知彼時物力頗饒如慮淮泗西侵何難兩岸並築大東全淮以滌清口之淤闢海邊之墊而顧留患於門庭厯年旣久遂致成河九道使淮揚頻患水災臣不能不致憾於季馴

之以善治水稱而亦有此失着也今 皇上俯念運道民生大發帑金命臣遍爲修治臣隨力督該管各官次第興舉今據淮揚副使劉國靖等各報稱翟家壩成河九道之處奉委堵塞於十七年十一月督同各分管官并分頭興舉今於十八年某月某日並皆閉合龍門臣復行親勘並皆堅固此皆我 皇上洪福齊天之所致也臣更查得山寶高江四州縣潞水諸湖向之萬頃汪洋者目下逐漸涸出臣設法調劑使四州縣見在民田高者不致頻曠低者不致頻澇并新涸湖地廣爲招墾俾積荒積困之區漸成樂土庶幾增賦足民上下均利云云蓋旣去其害遂欲并

取其利而屯田積儲之策由此起矣翟家壩成河九道卽塞糧船可安行出清口而出口之處逼近黃河黃流稍漲卽從清口灌進運河之底逐漸增高公爲移進十餘里以七里間爲口門遂無所患出口之後溯黃河一百七十里至宿遷又十餘里抵駱馬湖由湖面行四十餘里始得溝河駱馬湖冬春水涸船隻難行公於皂河地方另闢新河一道挑旱工一千八百丈水工六百丈便可直接溫家溝水深之處而溫家溝以上至邳州之徐塘口決口二十餘處並堵塞之又築堤二萬六千丈東堤并築減水壩十座於是東省河流逕直下注存本等之水於河漕之中洩異

漲之水於涵洞之外堤工鞏固運道無虞已又疏言臣前請自宿遷縣起歷桃清山安等處縷堤之內加挑新河一道卽以挑河之土築成遙堤束各減水壩洩下之水使之順流而下盡歸於海今臣復加籌酌此河一成則自清河縣起竟可溯流而上直達宿遷之攔馬河矣更念黃河漕內之水異常急溜重運糧船自清河縣口以至宿遷縣張莊運口計程不過二百餘里而牽挽兩月有餘此皆急溜阻滯之明驗也臣前於清河縣仲家莊地方創建雙金門石閘一座以洩黃河之異漲又於攔馬河之西加挑運河二千餘丈直接張莊運口并再於遙縷二堤之內加築中

河一道上接張莊運口并駱馬湖二清水下歷桃源清河
山陽安東以達於海俾將來重運糧船既出清口之後於
黃河內止行數里卽便由仲家莊閘內進入中河自中河
歷攔馬河直進張莊運口北上則此間旣淺黃漲又能使
各船避黃河之險溜行有緯之穩途是大有益於轉漕而
各工運料亦可不致耽誤誠一舉而三善備者於是黃淮
與運道皆治遂於經理未盡事宜疏中歷歷自陳謂臣自
拜命到任之日目擊運道梗阻民生昏墊情形不禁憂心
如灼彼時遠近之人皆云河道壞至今日必無可治之理
代爲臣危臣以爲世無必不可爲之事惟視人之用心用

力何如耳於是匍匐河干畢誠揣度實見此時河道有不
可不治之勢而又實有可治之理隨將尙書臣伊桑阿等
題請興舉之工行令各屬估計前來共需銀四百餘萬而
臣細閱冊內雖從極堅起見但軍興需餉安能措如許多
費於是再三減省止估銀二百五十一萬餘兩具經理河
工事宜八疏力請修治彼時臣之親友見臣屢疏力請知
臣者矜臣之愚忠不知臣者目臣之癡妄以臣估費既少
而自任甚力自限極嚴不存絲毫退步耳夫臣雖至愚豈
不知凡事當存退步庶可爲後日免咎之地祇以今日河
道旣不容於不治然當百務廢弛之時官則以因循觀望

諱決諉卸爲能役則以扣剋侵欺設法冒銷爲事而地方
奸詐之徒復乘官吏之不才拿囹設騙共蝕河帑弊竇無
窮臣承極敝之後安敢不力挽頽風是以估計必從極省
先絕上下之覬覦限期必從極嚴更杜官員之怠玩漫決
必報以除其諱匿之心責成必專以去其諉卸之念惟期
盡人事而不敢委之天災竭人謀而不敢媚求神祐此臣
一點血誠謂苟如此庶可固屬員之志氣清從前之錮弊
以期治效之必成也迨旣奉 俞綸竭蹶興舉臣往來察
勘又見得黃河之水消長不時一經長與堤平卽便漫堤
而過必須籌一逐漸消洩之法以期久遠於是議建減水

石壩通計宣洩入海之途共寬

餘丈臣愚以爲可洩

伏秋之暴漲矣迨至十八年秋間上流淫雨黃水陡長丈餘臣更加測度細揣黃河受水洩水之勢必得三百餘丈宣洩入海之途方免壅潰於是行令各官逐一增添以洩異漲又將高良澗周橋二閘改爲洩水壩分洩湖漲更於寶高江三州縣各建減水壩一座以洩上流減來之水據臣之愚以爲可以無患矣豈知本年雨水過多端午節前湖河業已平滿方在僣砌減水石壩圖速竣以資宣洩不意五月二十四日之後霖霖霪霪兩月不斷湖河相連水高於堤以致未完新工與遠年舊工平漫通水者五十餘

處此番奇雨詢之年老之人皆云未見然既見於今日安知不復見於他年惟因此奇雨更求善後之謀斷須於黃運河湖分頭再建減水壩數百丈并加挑爛泥淺引河多引淮水會合黃流安瀾賜注庶嗣此以往尋常之水涓滴不洩可使河底日漸刷深泛濫之水隨長隨消可使河堤免於漫決卽或再逢淫雨奇災而亦無壅遏潰漫之患方爲萬全也公之此疏固自以爲臣力已竭舍此更無他方而予則謂公之入疏首在挑河身之土分爲兩引河以攻沙而其後竟不復問入疏之中從無築壩減水之說而其後則倚以爲命若三十六計之惟以走爲上計者此中是

非得失固非末學所能旁叅而減水旣多七州縣茫無畔岸下河之治異說紛騰公亦遂不免人言爲之去職矣康熙二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見下河昏墊狀惻然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治之以公治河年久命綜理其事時議者多言宜開海口以洩積水公獨上言海潮高於內地五尺故范仲淹築堤以禦之今之范公堤是也若開海口則引潮內侵不惟積水不能洩而糜帑殃民將無底止治之之法全在束水注海請自高郵城東車邏鎮築長堤二厯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洩之水入海堤內洄出田畝丈量遷民其

餘田招墾以助經費廷議如所請然築高一丈五尺之堤
於水中事恐難成而請帑至二百餘萬設官至三百員又
需限以三年寶應喬侍讀萊昌言排之其議遂寢洵哉其
宜寢也若其後改爲杜患於流不如杜患於源之說則實
實可行大意謂高寶一帶之下河地勢極卑堰堤洩下之
水不得不下河爲壑所幸東係大海則下河之水自當
以大海爲壑然臣堅主築堤束水并開一百六十丈大河
之說而不敢專言開海口者以下河形如釜底開海口則
海潮有內灌之患也且以水性而言方其奔赴之時必循
地形之高卑盡其平滿之量然後遞流而前所謂盈科而

後進也方淮流盛漲之際高堰水洶湧而來勢必先盈釜底之科而後漸達於海即使海口等於內地然俟其遞流到海之時釜底之禾苗未有不化爲烏有者也至於淮揚之人又有謂開浚小河自可導水出者殊不知河之貯水猶器之貯水也有一石之器斯受一石之水若有一石之水而僅設五斗之器則水之入器者止五斗而此多餘之五斗必溢於器外矣況下河既如釜底而今所開之河勢亦就釜底開挖夫止就水底開挖則徒增釜底之深而已究之盈科漸進之勢斷不能飛越民田以入海則仍不能救及禾苗之淹沒也是以臣前疏請築堤束水藉堤之高

以助其出海之勢則自無旁溢且開一百六十丈之河則寬足以容自可安行而出海但慮興工艱難而所費浩大正在躊躇今蒙 皇上面諭臣子問臣作何設法修治因令幕客陳潢曲爲籌畫潢思今歲正月廷議閉塞減壩之時 聖諭謂水出高堰壩上特諭并閉高堰之壩潢因念杜患於流不如杜患於源則欲治下河莫若設法逕治高堰之爲得也今查高堰堤外之直東爲下河而東北則爲清口今若自翟家壩起歷唐 古溝周橋間高良澗高家壩等處於高堰堤內東首離堤一百二十丈處築大重堤一道束堰壩減下一千方之水使之北出清口實爲便利

又念清口爲黃淮交滙之區若無設法分洩之策而遽添此千方之水則當二瀆交漲之時必有旁溢之患今幸黃河北岸新挑中河一道其寬大足以容受擬於黃河北岸建閘四座約可洩水五百方又從王家營大壩約可洩水三百方此八百方之水皆可由新開之濟運中河逕直歸海又山陽南岸草灣以下向挑運料小河一道今應將小河拓寬俾成大河約可洩水三百方又鹽河一道原資中河之水以濟運者亦可洩水一百方如此則清口雖增水一千方而此諸河實可減水千二百方至天長盱眙山澗之水遇淫雨之時約尙有二百方此則俟高堰重堤竣工

之日引之由人字河灣頭開二處一經芒稻河入江一經串場河入海可也如此則洪澤湖減下之水可涓滴不侵下河下河可永免水患且爲約畧估計所築之堤約高一丈七八尺至二丈不等共長一萬六千丈每丈牽費三十兩共需銀四十八萬兩并拓寬南岸運料河卽以所拓之土築堤并建石閘六座約又費銀三十萬兩而此工一成則洪澤湖雖遇異漲而水由高堰兩堤之中北注不復東侵下河下河汪洋十餘萬頃之地盡可變爲沃產一善也且不特下河可免水患高寶諸湖俱可涸出田畝數千頃二善也高堰一帶原係最險之地今增此堤可爲重門之

障三善也洪澤湖廣濶非常風起舟多覆溺今就此堤內之河出入則避湖險而就安流四善也陳潢係臣幕客姓名早已上達聖聰並未見之章疏臣於今日不得不據實奏聞不特居功閉賢之念不敢萌卽引嫌避忌之私亦不敢計也按此爲釜底抽薪之策所見實高絕於人然堰堤減下之水東出清口正可藉以敵黃刷沙而必分流於北岸之濟運中河南岸之運料小河者殆以此時河未太深又兩岸新築束水縷堤逼之太緊恐或沖決故不如分流之爲愈亦禹貢疏爲九河之遺意也疏下部議如所請並加陳潢僉事道銜時于成龍爲直隸巡撫上以公疏

示詢成龍力言下河宜開重堤不宜築 上遣尙書佛綸
侍郎熊一瀟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孫在豐會勘天顏在
豐議與公左佛綸以應從公議還奏遂仍下九卿會議先
是公嘗奏生財裕餉三疏一爲開水田一爲通洋一爲毀
銅器其開水田疏也言天下有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二
曰賦輕而民情三曰生者寡而食者衆其說援引古今纏
纏至數千言謂此三弊關係民生國計至切至深須早圖
以救其失圖之之道惟在修明水利臣前任安徽巡撫時
目擊鳳陽府屬地方荒蕪曾陳溝田之法以期墾荒實效
一疏蒙 皇上飭部議覆後值軍興孔亟至今尙未舉行

然在今日而欲求實在生財之道斷宜倣此溝田之法隨地制宜而亟行之惟臣從前止閱鳳屬而未厯淮徐止知水患之出於積霖而不知鳳屬兼受黃河之害且更不知河患之不特可除而並可因之以爲大利也今自受任總河以來朝夕奔馳深知江南鳳徐淮揚四府州逼近黃淮實有無窮之利倘蒙皇上不以臣爲不肖准臣將江南徐鳳淮揚四府州并山東兗州一府荒磽地畝會同各該撫臣隨機斟酌盡力經營則先用墾本銀五十萬兩照臣前疏溝田之法量加更改召募無家無業之人計口授食督令墾土開溝引水滋溉并照大修河工之例多用監理

分管等官每分管官一員募夫二百四十名墾田一百二十頃其所收之粟更爲來歲加墾之資以五年爲率展轉經營五年以後不復計口授食竟將所墾之田給與開墾之人爲業止量其所產每歲科什一之稅交有司徵收除經始一年不計外約計六年之後可爲國家歲增賦米三百萬石 國家旣於此五府州地方歲增賦米三百萬石則儘可就近運赴京通二倉將江浙等省遠處漕糧盡行改徵折色充餉其每歲漕造經費等銀亦可酌量節省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此疏竟議行行之已有緒矣至是御史郭琇給事中劉楷等交章劾之慕天顏孫在豐亦疏

屯田累民及阻撓下河事詔俟于成龍至會議公隨入覲
先疏論于成龍慕天顏孫在豐朋謀陷害又自辨受命治
河之日黃淮情形如彼今日深通如此方臣未任之初部
臣估費六百餘萬臣任事後苦心節省今一概加修竣工
統計所費僅及部臣所估之半而臺臣郭琇劾臣糜費帑
金數百萬不知何所見而誣臣至此極也其曰題道題廳
未聞得人則河員必自河臣保題定例已久其曰奪田屯
墾則臣絕不以納糧民田分釐入屯自康熙二十二年兩
河歸故運道通行而郭琇必以洪水狂瀾罪臣科臣劉楷
則曰惟見年報衝決臺臣陸祖修則曰清丈隱占非額外

多遺地畝諸臣合力攻臣必欲陷臣而後已絕不顧民生
大計倘蒙 聖駕再巡親閱河工更命大臣清量隱占地
畝則臣與諸臣之是非功罪立分矣疏入 上諭閣臣曰
自靳輔被劾論其過者益多靳輔若不陳辨朕前復何所
控告耶然卒允九卿議罷公職不惟屯田策不行并重堤
亦停築矣昔元虞集嘗在講筵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資
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京師之東
濱海數千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
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
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

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可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實爲百世良規爲議者所沮而寢其後明代徐貞明本文靖之意著潞水客談銳意行之而卒中止論者以爲古今一大憾事文襄之疏取河旁棄地行之亦可歲得米三百萬石以省東南之漕使其竟行則不惟寬民力並可以紓國計策無善於此者乃臺諫諸臣必昌言排之或因小不便而棄大利是何異因噎而廢食耶夫建都於北而必轉粟於南轉粟又不用海運而用河運是爲舍近而求諸遠舍易而求諸難此皆情理之不可解者文襄公屯田若成吾知他日必奏行海運從

雲梯關下放洋雲帆雪浪不旬日卽達天津朝野熙熙皆
含哺鼓腹以樂太平何致如今日之百計經營官民交困
民間爲官吏所剝削旣以數石而輸一石官府又爲役徒
所侵欺必費銀數兩而後可致一石耶且屯田察民所隱
占過刻過嚴誠有不便之處若築堤則無絲毫之損於民
而有邱山之利於國乃公卿亦必奏議停之謂之何哉吾
是以嘆文襄公實有體國經野之才而當時尙不盡其用
爲可惜也公罷王新命代爲總河會中河工竣學士凱音
布侍衛馬武往勘還奏中河商賈舟行不絕漕運可通
上命廷臣曰前于成龍奏斬輔開中河無益反爲民累河

道已大壞今凱音布等往勘則云數年以來河道未嘗沖
決漕船亦未有悞謂靳輔治河全無裨益不惟靳輔不服
朕亦不愜於心矣若王新命順從于成龍說將原修工程
盡行更改是各懷私意必致貽悞河工乃命尙書張玉書
等往勘確議還奏河身漸次刷深黃水迅流入海其已建
閘壩堤埝並應如靳輔章程無庸更改二十八年上南
巡閱河見靳輔濬河深通堤岸堅固實心任事勞績昭然
乃復其原職三十一年王新命罷復以輔爲總河公以病
辭上命順天府丞徐天璽同往協理疏言黃河全體情
形謬抒善後一得之愚則高堰再爲籌畫萬全以資捍禦

中河再宜加幫築遙堤以固金湯也蓋以黃河自滎澤縣起至江南之清河縣止兩岸各二千餘里臣等常設一必不然之慮以爲制變之宜如南岸險工之在開封者有疎虞其水乃入淮河歸德以下宿遷以上之險工有疎虞其水乃全入睢河桃源清河之間險工有疎虞其水總入洪澤湖以侵高堰使高堰能自保固以敵其疎虞則凡南岸沖決之水仍由清口而出止于民田受淹而于運道無礙倘高堰一有不固則黃水仍舊內灌山清高寶數百里之運河其爲淤墊無疑矣故臣等以爲高堰尙應籌畫萬全也北岸險工之在河南者有疎虞其水乃由張秋入運河

再由天津入海險工之在山東者有疎虞其水乃由濟甯
魚臺豐沛之間入運河總歸駱馬湖以入黃中二河亦止
于民田受淹而于運道無礙若在宿遷以下清河以上者
有疎虞則黃中二河之水建瓴北瀉勢必奪河而宿桃清
百四十里之運道淤墊無疑矣然此特就險工之特有疎
虞者言也再以伏秋長水言之如本年黃水長至八尺清
水長至六尺皆未出漕卽或加長數尺以至丈餘有減水
壩可恃總不足虞康熙二十四年之成驗可見也特是氣
化不齊旱潦難定倘遇異常大水之年宿遷以下則添山
東諸水清河以下則添淮河之水一時清黃交漲勢若滔

天雖有減水壩而宣洩不及誠恐中河難以支持不能無淹沒沖決之患故臣等以爲中河之尙宜講求也其講求之法在中河則宜加築重堤一道再開夾河一道以作重門之障更于堤工之上每二十里設立涵洞一座以溉民田則北岸自萬萬無虞矣在高堰亦須築前此停止重隄以作外藩以防意外則南岸亦萬萬無虞但此兩岸重堤爲費甚大臣等俱不敢議及惟查高堰前開運料小河一道卽以河土築成堤工見高八尺應加寬至三丈高至二丈餘尺則事半而功倍矣中河亦有河溝一道因之挑濬深通俾令分洩洪水卽以所挑之土將見在遙堤加高三

四尺如是則南北兩岸凡遇照常伏秋自有減壩宣洩倘值異常大水亦藉重門鞏固而有備無患永保無虞矣又疏言黃河堤工莫重于既成之後隨時修補堤根積水易致汕刷惟于上流量挖一溝引沙直注使停再于下流量挖一溝引水分洩漸去其低窪處自然淤平臣前任時相度董家龍窩險工曾設涵洞引黃灌注于月堤裡使決水流月堤外窪地遂成平陸今邳州舊城西地周圍約有百里水無去路宜倣已驗之法行之或慮掘堤難以修防則建小閘以酌量引灌可也當公革職時陳潢亦革去道銜旋病歿至是公念其十載助已之勤辦事之忠稱爲義

友具疏歷數其大功有五皆足發前人心思之所未及仰
求特沛 天恩准復其僉事道銜以光泉壤其文尤悱惻
纏綿可歌可泣潢其可瞑目于地下矣公亦旋卒于任遺
疏至下部議卹 賜祭葬謚文襄三十三年 上召見河
道總督于成龍及原任署督董誥責其排擊斬輔并責河
道總督董安國以江南人士籲請捐貲建祠祀輔河干入
奏下部議行四十六年 上追念輔功加太子太保加騎
都尉世職雍正五年 詔追贈工部尙書 命江蘇巡撫
尹繼善擇地建祠祀輔祠在清河縣城內八年入祀賢良
祠

李祖陶曰易于乾坤之後次以屯其象詞曰元亨利貞隨
後次以蠱其象詞亦曰元亨蓋謂必過艱難險阻始可以
見才必敗壞之極而後可以更新也支襄公任河督于大
敗極壞之後又值軍興孔亟之時貲費難籌人夫難募卒
能因勢利導績底于成其才力有過人者然非遇

聖祖仁皇帝之明則其初請餉不應雖巧婦不能爲無米
之炊其後讒口交攻雖慈母不能無投杵之慮尙何望功
成身泰 恩禮始終哉此古人所以云有一代之君始有
一代之臣也陳潢負經世大才而無人賞識當其落魄邯
鄲道上題詩呂祠慨然遐想其旁若無人之態亦如馬周

之命酒新豐文襄一見而奇賞之延入幕中樂同魚水大
丈夫得遇知己遂竭力贊助以成功名當其代草溝田之
奏祇欲教稼而非以治水迨移以治水而亦如其所素習
是爲潢之幸遇文襄歟抑亦文襄之幸遇潢也若乃重堤
之築爲保障奇謀屯田之興爲生財大策兩皆爲人所尼
二公當並不滿于心然而賈誼分封之策文帝不能行而
武帝行之王朴平邊之策周世宗不能行而宋太宗卒能
行之事固有鈍于一時而利于後世者二公其亦何憾之
有哉予讀其奏疏八卷一如楊勤慤公督漕之奏之可爲
後世法程而又憾諸家之文不足以見其全也爲聯綴而

論次之如此

讀蔡忠惠公文集

予讀傳平叔抄兩宋名臣文集序首言家君令閫得蔡忠惠集少不能讀長絕愛敬之平叔明末國初人疑此集必不可得見今來金陵讀雷吳二家文竟復從清溪借書謂篋中尙帶有蔡忠惠公集予喜躍亟借讀之前有合河孫文定公暨雷翠庭副憲二序蓋雍正間其裔孫廷魁所重刻者書共三十六卷前八卷爲詩而冠以賦三首九卷以下爲制誥奏議國論書疏表狀摺子箴銘書記序啟雜文雜著祭文碑誌詩如四賢一不肖尙矣然他詩皆雅鍊清邁篇篇可誦奏議侃直其有關係者皆畧見于宋史本

傳惟論改科場條例疏謂進士之詩賦明經之帖義皆於
治民經國之術無關今當就其所試之業而裁之以試策
爲去留進士之術以大義爲去留明經之術庶幾可行似
當載之以垂後而請納元昊使人與論范仲淹韓琦辭讓
兩奏權情度勢剖析尤明黼黻止一十六句而句下各
加疏解至六七千言尤有裨於君身主德張九齡千秋金
鑑錄李德裕大寶箴不得專美於前矣記序如修永城縣
學如仙遊縣登科如送馬永之通判儀州皆絕大議論而
如記杭州清暑堂及序七石又絕妙文情至觀天馬圖則
感慨係之更不覺淋漓而盡致矣忠惠公當慶厯初與余

靖王素歐陽修爲四諫後又以書法與蘇子瞻黃山谷米元章稱四家治郡尹京政事如包待制而文章道勁峭潔亦不減范希文其不甚爲人傳誦爲歐蘇曾王諸大家所壓耳永嘉王梅溪序稱公之詩文皆出於氣之剛入則爲譽謬之臣出則爲神明之政無非浩然之氣之所寓洵知言哉末附別紀補遺二卷分志行政術書法談藝賞鑒茶事勅品恩遇遺蹟述異十門而附以逸編則晉江徐興公所輯而莆陽宋比玉補之者也跡其倜儻風流百世下猶應想見之矣至台河孫文定公集予祇見其奏議而未見其雜文今得此序讀之可補其闕翠庭先生文集理正詞

酤予頗嫌其節奏過繁無古人舒宕之氣今觀此序疎密相閒條理秩然以集本較之刪去幾二百字知他篇局促如轅下駒者皆非本來面目截趾適屨編次者可謂太鹵莽矣

此文實集中之最酤者而用意連筆周匝老到無美不臻